

REDWALL

红城王国



Outcast of Redwall

六指雪貂

[英] 布赖恩·雅克 著

周莉 译

REDWALL 红城王国

Out of all

六指雪貂

[英] 布赖恩·雅克 著
周莉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1811

Outcast of Redwall: copyright © Brian Jacques, 1995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Dayligh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六指雪貂 / (英) 雅克著；周莉译。-- 北京：天天出版社，2016
(红城王国)

ISBN 978-7-5016-1093-8

I . ①六… II . ①雅… ②周… III .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 ①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1390 号

责任编辑：蒋 茜

美术编辑：林 蓓

责任印制：李书森 康远超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 42 号

邮编：100027

市场部：010-64169902

传真：010-64169902

<http://www.tianyanpublishing.com>

E-mail: tianyanbs@163.com

印刷：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22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15 千字

ISBN 978-7-5016-1093-8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

CONTENTS

目 录

引 子	1
-----------	---

第一卷 獾和鹰的友谊

第一 章 逃出生天.....	7
第二 章 狼牙棒阳光.....	12
第三 章 刺猬和鼴鼠的救星.....	18
第四 章 不怀好意的归顺者.....	30
第五 章 阴谋得逞.....	35
第六 章 阳光勇斗蝰蛇.....	41
第七 章 冷血的霸主.....	50
第八 章 阳光苏醒.....	57
第九 章 和朋友分别.....	64
第十 章 蝶螈的骗局.....	69
第十一章 复仇者的挽歌.....	74
第十二章 两只水獭.....	83
第十三章 深夜的来客.....	89
第十四章 反叛者和阴谋家.....	96
第十五章 两只狐狸.....	102

第十六章	阳光的血怒	108
第十七章	獾主归来	115

第二卷 小雪貂阿幕

第十八章	寒冬过后	125
第十九章	斯卡尔莱斯报信	131
第二十章	红城的守护者们	141
第二十一章	墙壁上的图画	146
第二十二章	厨师长成了酿酒师	152
第二十三章	首战告捷	158
第二十四章	阿幕	164
第二十五章	红色贝壳	170
第二十六章	大战之前	175
第二十七章	偷蜂蜜罐的贼	180
第二十八章	神秘的投毒者	188
第二十九章	智擒投毒者	193
第三十章	驱逐投毒者	199

第三卷 传奇盛宴

第三十一章	兹古的下场	211
第三十二章	獾主被擒	218
第三十三章	寻找小雪貂	222
第三十四章	勇士集结	231

第三十五章	看不见的幽灵	238
第三十六章	阴险狐狸碰上恶毒雪貂	242
第三十七章	木筏上的刺猬一家	249
第三十八章	岩石奶油	254
第三十九章	追趕斯沃特	263
第四十章	危险的瀑布	267
第四十一章	斯卡尔莱斯之死	276
第四十二章	父子相遇	282
第四十三章	蝙蝠山的领主	286
第四十四章	父子的结局	293
第四十五章	谜语歌	298
第四十六章	松鼠带回的消息	304
第四十七章	母子团聚	311
第四十八章	未来的院长	317
第四十九章	铭刻友谊的诗篇	320
“红城王国”系列阅读课件设计		325



引子

当弱者的血与强者的血相遇时，
就吞下自己种下的苦果吧，
小心金色阳光的印记，
那是你认识的动物。
蔑视一切慈悲的霸主啊，
黑森林的大门洞开，
那里有一朵小花在等待，
有一天将封印你的命运。

——神婆夜影

这是金褐色的深秋里一个温暖的午后，是适合讲述多年以前的故事和传奇的时候。遥远的地平线上，蓝色的薄雾将大海和天空融为一体。宁静的海岸上是一片片雪白的沙滩，退落的海浪漫不经心地将贝壳和卵石撒在涨潮线上，形成一条断断续续的项链。一座神秘的大山宛如一头守卫海岸的巨兽巍然屹立，它就是火蜥蜴高岭，历代獾主和善战的野兔们的堡垒！

在地球还年轻时，火蜥蜴高岭曾一度喷出烈焰和融化的岩石，但经年的风早已驱散了那座巨山上的烟雾，冷却了山上的岩石。现在火蜥蜴高岭既是战斗的堡垒，又是居住的家园，山洞、隧道、厅堂、房间、走廊以及多处的隐秘之地相互连通，遍布了整座火山，使它如同蜂巢一般。

山西侧半山腰处，在一条隧道出口附近的一道宽阔的岩架上，供中午野餐的食物已经摆好。岩架上生长着一簇簇灌木和一丛丛野花，十只小野兔由一只成年母兔照料着，坐在地上盯着一只老水獭瞧。岁月已经压弯了老水獭的腰，染白了他的毛发。老水獭斜倚着一根白蜡木拐杖站着，不满足地摇晃着灰白色的脑袋。上了年纪的动物们面对小家伙时，经常会这样。老水獭开口了，他的声音出奇地浑厚有力，有点不符合他的年纪。

“哼！我要是在红城修道院就好了。那里的小家伙有礼貌得很，他们可不会懒散地躺着直勾勾地盯着我瞧，他们一上来就会帮我落座！”

母兔藏起微笑，看着小野兔们匆匆围到老水獭身旁，尽力做出礼貌关切的样子，帮起忙来。

“落座嘛，再简单不过了。老伙计，呃，我是说，先生。”

“就坐这儿吧，先生！这儿的草又厚又软，呵呵！”

“哎哟，一朵雏菊！慢点坐，老先生！”

“把后背靠在这块石头上，合意吧！”

“那么，老先生，现在够舒服了吧？”

被小兔子们围捧的老水獭缓缓地点了点头说：“挺舒服的，谢谢你们。可是你们一个个就准备站在那儿，看着可怜的老家伙挨饿吗？”

老水獭的话音刚落，小野兔们又是一通混乱的奔忙，将食物和酒水摆放到了他面前。

“这么多吃的都足够塞爆一只肥鸭的肚皮啦，先生！”

“夏日沙拉，还有一杯有了年头的高山麦芽酒。”

“刚烤好的胡萝卜韭菜馅饼怎么样？”

“这是几块涂了醋栗酱的烤饼，味道好极啦！”

“可不是！热腾腾的肉饼也拿一块给老伙计尝尝！”

等老水獭的酒菜摆放好以后，母兔示意小家伙们回去坐好，说：“表现不错，小家伙们，不过要注意礼貌，不然河溪先生就不会给你们讲故事了。”

水獭河溪苍老的眼睛在毛茸茸的眉毛下闪动着顽皮的光芒。他掰开一块热气腾腾的肉饼，没好气地说：“故事？我就是停在这儿歇歇脚，可没准备讲故事，女士！”

一只胖乎乎的冒失的小兔气愤地大声说：“吃了我们那么多东西，却不讲故事？真是个讨厌的大骗子！”

母兔轻轻拍了拍小兔的长耳朵，说：“刺毛头！过分了，小家伙。你这么没有礼貌，我看你也不配听故事！”

河溪喝了一大口高山麦芽酒，咂了咂嘴巴，又用爪子抹了抹嘴唇，说道：“啊，这话不对，女士，好故事总会教育调皮的小无赖们，让他们学好。”

小野兔们热切地叫嚷着催促起来——

“没错，讲吧，老伙计！”

“是啊！只要能教我们学好，什么故事都行，呵呵！”

“可不是，让我们好好地受受教育！”

老水獭等小兔子们安静下来，眼巴巴地望着他的时候才开口讲了起来：“大家都叫我流浪者河溪，我是流浪者河溪的儿子。我的祖父也叫流浪者河溪……”

冒失的刺毛头的抱怨声又响了起来：“他的曾姨奶奶一准也叫什么什么河溪。我们知道啦，接着说故事吧。哎哟！”

母兔敏捷的爪子落在了无礼的小野兔的耳朵上，这一次可不再那么轻柔了。她用寒霜般的眼神冷冷地盯着小野兔说：“你再多说一个字，先生，今晚就饿着肚子上床！”

刺毛头领会了这话里的意思，变成了沉默寡言的典范。

河溪接着讲了下去：

“我这辈子所有的岁月都在流浪。我走遍了近处和远方，有时候在被人遗忘的天空下，有时候在隐藏的河流旁，有时候在沉默的丛林里。我见过许许多多的事物：巍峨的高山，山顶上覆盖着皑皑的积雪；炙热的荒漠，那里的动物会为了一滴水拼命。我曾和奇特的动物们一同进餐，我听过他们的歌、他们的诗，还有他们的故事，那些文字不知让我这双昏花的老眼涌出了多少泪水，泛起了多少笑意。我听来的传说有一些是那样神秘，它们扰动着我的记忆。如今在孤单的夜里，它们还会再来，回荡在我的梦里。

“现在，我要给你们讲一个伟大的传奇，它讲述的是一位曾经统治火蜥蜴高岭的獾主和他的死敌——一个雪貂恶霸之间的故事。他们两个的命运与许多动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但纠缠最深的是住在红城修道院里的两个孩子，意外不分好歹地将那两个孩子凑在了一起。

“我们每只动物生来都要追随一颗命运的星，无论那颗星亮闪闪，还是注定黑暗。有时候这些命运之星的轨迹会相交，引发爱与恨。然而不管怎样，只要你们抬头仰望清澈的夜空，在满天无数闪烁的星光中，总会出现一颗命运的星。那颗星将会是一颗灿烂的彗星，在你们的眼前猛烈地燃烧着，在地球的穹顶上画出一道光的轨迹。听我讲故事的时候，请记着我的这些话，也许你们能学到一些可贵的东西，不是关于星星，而是关于友谊的意义。”

•第一卷•

獾和鹰的友谊





逃出生天

雀鹰斯卡尔莱斯展翅离巢的时间比兄弟姐妹们晚，他离开巢穴的时候，秋天已经快结束了。他这一去就不会再返回巢穴。鹰就是这样，他们有强悍、独立、自由的灵魂，热爱在高空中翱翔。

斯卡尔莱斯正是这样一只鹰，然而年轻莽撞的他飞向了北方，被寒冬困住了。从世界尽头呼啸而起的狂风令他失去了方向。回旋的暴雪裹挟着他，掠过山峰、峡谷和丛林。湿漉漉的雪花打湿了他浑身的羽毛，堆积在他的翅膀上，形成小小的雪堆，像蚕茧一样紧紧地包裹着他。无助的小雀鹰被尖叫的狂风箭一般推入丛林中，重重地撞在了一棵老鹅耳枥的树干上。暴风雪唱着狂野的挽歌，继续无情地呼啸向前，将已经失去意识的小雀鹰抛在了身后。

斯卡尔莱斯渐渐苏醒过来，天色已经暗了，林中一片寂静，连一丝风也没有，但冷得刺骨，压满积雪的枝干上闪动着霜的寒芒。小雀鹰发现附近的一处地方有火光，可是他感觉不到火的热量。被火光照亮的地方传来了说话声和喧闹的笑声，吸引着他，他想要过去，可是刚一动就痛苦地大叫了一声——他全身上下都被冰封住了。展开双翅的小雀鹰，被牢牢地冻

在了鹅耳柄的树干上。

雪貂六指斯沃特紧挨着火堆坐着。尽管他年岁不大，却显然是一个由六十个恶棍构成的匪帮的首领。高大、强壮、狠毒的他将自己推上了首领的宝座，因为他比任何一个敢挑战他的家伙都更加敏捷，更加强壮。他用染料在脸上涂满了紫色和绿色的斜纹，把牙齿染成了发亮的红色。不论是朋友，还是仇家，看见他的样子都会被吓倒。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牙齿和指爪，那些属于他丧了命的仇敌。他的腰间束着一条蛇皮腰带，上面插着一把长长的弯刀——此刻他那只天生六指的左前爪正按在刀柄上。

小雀鹰痛苦的叫声惊得斯沃特站了起来。他踢了身边的一只白鼬一脚，龇牙吼道：“屈塔克，去看看那声音是怎么回事。”

白鼬二话不说，匆匆蹿进了积雪的丛林。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斯卡尔莱斯。“在这儿，有只笨鸟把自己冻在树上了！”他叫道。

斯沃特朝一只被缰绳拴在木桩上的獾邪恶地一笑。那是一只年轻的獾，跟斯沃特年纪相仿，脑袋上长有一道宽阔的金色条纹。恶棍们用生皮条束缚住他的手脚，勒住他的口鼻，令他痛苦万分。雪貂抽出弯刀，用刀尖抵着獾脑袋上那道罕见的金色条纹命令道：“起来，废物，驮你的主子过去。”

围在火堆四周的恶棍们发出嘲弄的哄笑声，看着斯沃特坐上獾的后背，用利爪和剑身抓挠、抽打那只獾，催促他前进。捆在獾手脚间的生皮条很短，獾只能摇摇晃晃地挪着小步，从被勒紧的嘴里发出痛苦的低吼，踉跄地在积雪中穿行。

斯沃特却认为作弄得还不够，为了让手下的恶棍们乐一乐，他高声叫道：“驾，废物，你个懒到家的条纹狗，快走啊！”

斯卡尔莱斯惊恐地看着雪貂舔着嘴唇，坏笑着将脸凑了上来。“哎呀呀，这是什么？一只雀鹰，不像鹌鹑或者林鸽那么美味，不过年岁不大，肯定挺嫩。被冻结实了，是吧，小鸟？这能让你在明天早餐跟我会面以前保持鲜嫩！”

说完，雪貂一把将獾残暴地拽上前，把与口络相连的缰绳拴在了鹅耳

柄一根探出的树枝上，对獾说：“派给你一个好活儿，废物——今晚守着我的早饭！在火边躺着躲懒让你长得太胖啦。”六指斯沃特嬉笑着回身，大步走向围在火边的手下，只留下被固定在树上的那可怜的一对。

一个小时后，恶棍们入睡了，营地内静悄悄的，只有火焰吞噬松枝的噼啪声。突然，獾无声而敏捷地一扑，将小雀鹰环在他和树干之间，使小雀鹰紧贴着他的身子。一开始，斯卡尔莱斯觉得自己快被闷死了，但是渐渐地，獾胸膛柔软的皮毛散发出的热量开始融化冰雪，斯卡尔莱斯感到血液在血管内重新涌动起来。虽然獾被缰绳和口络束缚着，但他用尽全力，坚持着紧紧环住小雀鹰，终于，斯卡尔莱斯的脑袋和翅膀能动了。他扭动脑袋，找到了长着金色条纹的獾的那双黑色的眼睛。小雀鹰和年轻的獾默默地对视着，交流着，然后獾保持不动，雀鹰的利喙开始工作。斯卡尔莱斯迅速而凶猛地撕扯生皮条，终于将束缚獾的口络扯成了碎片。獾叩合了几次牙齿，活动了一下下颚，然后低下长着金色条纹的大脑袋，啃咬绑在手脚间的生皮条，并将咬下的皮条吞入饥饿的腹中。两只动物都自由了！

“快，朋友，我们走吧，离开这里！”斯卡尔莱斯压低嗓门，哑声说道。

但是，獾似乎没有听见伙伴的催促，怒火在他的眼中熊熊燃烧。他伸展开年轻有力的手臂，握住鹅耳柄的一根粗枝，轻轻一扳就将它从树上折了下来。然后，他抡起粗枝，在树干上把它磕成两段。獾扔掉了较细的一头，用双爪抄起了较粗的那一段。那段树枝大约是獾身长的一半，一头粗一头细，很像一根粗糙的大棒。獾发出挑战的怒吼，冲向了火堆边那群毫无防备的恶棍。

“呜啦哩啊！”

恶棍们的营地顿时鸡飞狗跳。獾一棒击倒了两个恶棍，直扑六指斯沃特。雪貂的弯刀刚抽出一半，獾的大棒已经重重地落在了他生有六指的爪子上。受伤的斯沃特痛苦地尖叫一声，向后败退，边退边朝手下吼叫道：“挡住他！给我杀了他！”

斯卡尔莱斯眼见一群恶棍淹没了獾，要将他击倒，便飞扑入打斗的动

物中，用尖爪和利喙撕啄。虽然獾以寡敌众，却没有一个歹徒能击倒他。他像强壮的小橡树一样挺立着，挥舞着爪中的大棒，从他喉咙深处发出的战斗的怒吼响彻了整片丛林。

“呜啦哩啊！”

斯卡尔莱斯断定他的獾朋友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恶徒们数量的优势很快就会显露出来，到时候獾就会落败，失掉性命。小雀鹰杀出一条血路，落在獾的肩膀上，冲着他的耳朵叫道：“快走，不然我们两个都会送命。逃出去！”

獾拼杀到火堆边，用大棒将燃烧的柴火击入敌群。飞舞的火焰呼呼作响，火花阵雨一般落下，落入雪中的木头哧的一声冒出一股水汽，继而腾起呛人的烟灰。年轻的獾借机带着停在肩头的雀鹰跃入夜幕中的丛林。两位伙伴逃脱了。自由令他们充满了力量，他们冲过灌木和荆棘，不知疲倦地赶路，积雪在他们的脚下飞溅。

在他们身后，坏蛋们被摧毁的营地里却是一片混乱，烟灰在寒冷刺骨的黑夜中蔓延。一只名叫马格拉的黄鼠狼把自己从雪堆里拔了出来，他是被獾的大棒击中后滚进雪堆去的。他揉着生疼的后背，爬到一只名叫夜影的老雌狐身旁。老雌狐正在照料斯沃特，她用雪和草药调制成一种膏药，包裹住雪貂生有六指的爪子。马格拉偷偷顺了一点膏药，抹在自己的背上，然后开口问道：“我们要不要追上去，用箭射死他们？”

继续干活的老雌狐头也不抬地答道：“对，最好趁他们还没走远，尽快追上去。”

斯沃特大怒，他想抬起长着六根指头的爪子，教训两个手下，然而刚一动弹就痛得叫了一声，那只爪子一阵阵地抽痛，根本无力抬起。“笨蛋！趁我们还没在黑夜里冻死，快把火生起来！”他怒气冲冲地骂道，“追上去？我的爪子被砸废了，五个弟兄死了，大概还有五个受了伤，怎么追？这儿我说了算，蠢货。等我准备好了再追！”

雪貂闪电般地伸出没有受伤的爪子，一把攥住马格拉的脖子，把黄鼠狼拖到身前。斯沃特灼热的呼吸随着咝咝的话语声喷在黄鼠狼的脸上：“等我这只受伤的爪子好了，我再在一堆旺火边歇过劲来，那只獾就休想躲过我六指斯沃特。哪怕追到天涯海角，追到鬼门关，我也要追到他，把他千刀万剐。就算要追杀十个季度，我也要追到他，慢慢折磨死他！”

夜影还在为斯沃特包扎爪子，她用火堆熄灭处的黑泥和山杨树皮将膏药紧紧地裹住。“如果你拖过今晚，那你就要追上一辈子。”老雌狐一边包扎一边说。

夜影用力把斯沃特的爪子包扎紧，斯沃特疼得龇牙咧嘴。“闭上你的油嘴，狐狸。你总能看见未来，或者号称你能看见，但我一刀就能定下你的未来，那样你就消停了！”

斯沃特看着快被他掐死的马格拉，仿佛刚注意到他。雪貂对黄鼠狼说：“你在那儿大喘什么气，我不是叫你去生火吗？屈塔克！半臀！去找些干柴！其余的，把那些尸体处理掉，把这块地方清理出来！”说完，他把黄鼠狼甩到了一旁。

晚些时候，新燃起的火焰贪婪地舔食着富含树脂的松枝，躺下休息的斯沃特磨着牙，恶狠狠地低语着：“我们会再见的，獾。你没有几天活头了，好好地过你剩下的日子吧——我会找到你的，废物！”